

2010 No1

满铁研究

MTYJ

满铁资料研究分会主管
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主办

目錄

Contents

卷首語

- 01 許 勇 从大连商港到东亚同文书院

特稿

- 02 姜 晔 “九·一八”事变后“满铁”对大连商港的建设与经营
08 許 勇 日本国会图书馆及其馆藏满铁资料

論壇

- 19 冯天瑜 略论东亚同文书院的中国调查
26 何 民 别有用心的“研究”

動態

- 30 葛运福 满铁中央实验所研究之谜

書評

- 31 許 勇 《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研究》
32 許 勇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



滿鐵研究

MAN TIE YAN JIU

《满铁研究》编委会

主任：王永生 魏海生

顾问：国 林 葛剑雄 张本义

沈友益 李海绩 李东翔

编委：王永生 魏海生 韩宝明

郑 兰 刘建设 许 勇

主管：满铁资料研究分会

主办：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

主编：韩宝明

编辑：《满铁研究》编辑部

邮箱：yxu1@bjtu.edu.cn

地址：北京交大图书馆 611 室

邮编：100044

电话：13718351392

期次：2010 No1（总第5期）

日期：2010年3月28日

网址：lib.njtu.edu.cn/mt/mtyj.html

版權聲明

《满铁研究》刊载之文字和图片，其版权归作者所有。凡转载、摘编本刊内容，请注明“转摘自《满铁研究》”，并按规定向作者支付稿酬。否则本刊将追究违反规定者的法律责任。

徵文啓事

《满铁研究》是一份由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满铁资料研究分会主管，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主办的史学季刊。传递信息、交流学术，揭示历史、畅想未来是《满铁研究》的办刊理念和既定目标。本刊设简讯、动态、特稿、书评、文摘、论坛、图库、译林、杂俎等栏目。欢迎海内外满铁研究领域的专家和爱好者为本刊赐稿。

執行主編：許勇

從大連商港到東亞同文書院

许勇

春天来了，尽管有些乍暖还寒。《满铁研究》跌跌撞撞地又与您谋面了。本期头版刊发的仍是大连现代博物馆姜晔女士的文章。姜的两篇力作讲的都是大连港，区别在于“九·一八”之前后。就满铁而言，大连港的价值与地位，正如文中所述，“大连港是满铁垄断中国东北整个交通运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大连港、南满铁路为中枢的交通运输业是满铁经营的中心”。作者独到的选题、精辟的分析，加上翔实的数据，透过昔日“繁忙”的码头，将满铁贪婪的胃口和侵略的本性剖析的一览无余。

如果从1872年设立的书籍馆算起，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已经有近140年的历史了。NDL馆藏丰富，尤其是它的“近代数字图书馆”等资源，其数据之完整和开放程度令人惊奇。本文检出的满铁资料也许只是NDL冰山之一角罢了。

冯天瑜的“略论东亚同文书院的中国调查”，对东亚同文书院的来龙去脉及其长达四十余年的中国旅行调查活动，做了一个较为系统的介绍。作为“近代日本人禹域踏查书系”丛书的主编，冯天瑜对东亚同文书院的分析与评价，值得借鉴。

“别有用心的‘研究’”，与其说是一篇札记，不如说是一篇檄文。作者对《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研究》及其作者的点评与措辞，尽管有些锋芒毕露，但其说的可谓是话糙理不糙。对于某些右翼的居心叵测和借尸还魂，确实不能掉以轻心。

满铁中央实验所当年都在研究些什么？81岁的中国老人会给你一个毛骨悚然的答案。

《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研究》和《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两本书，都是日本人写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用中文写的，后者是从日文翻译成中文的。

本期之所以刊载多篇有关“东亚同文书院”的文章，是因为它与满铁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东亚同文书院的毕业生，从第1期到第40期，几乎每年都有分到满铁任职的。开始，大部分毕业生都在调查部门工作，其中不少人的“成果”显著，如龟渊龙长（1期生）的《支那旧惯调查》、井坂秀雄（2期生）的《满洲经营调查》、永尾龙造（2期生）的《支那民俗志》、星武雄（5期生）的《蒙古调查》、南乡龙音（19期生）的《金融问题研究》、水谷国一（21期生）的《中国家族制度之研究》等。

满铁调查部中不少左翼职员亦为书院的毕业生，如中西功（29期生），战后，他曾任日本共产党神奈川县委委员长、参议院议员。安斋库治（27期生），战后曾任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

满铁方面，从1920年起还制定了东亚同文书院派遣生制度，旨在吸引更多的毕业生厕身其列。

从大连商港到东亚同文书院，只是两个抛砖引玉的课题，以全新的视角解析满铁，将是《满铁研究》今后的核心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 “满铁”对大连商港的建设与经营

姜 晔*

大连港是“满铁”垄断中国东北整个交通运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殖民统治者认为：“大连港作为满蒙之门，为开拓帝国的光辉未来，正担负重要使命。”“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整个东北，维持了大连港的垄断地位。1935年3月，苏联将中东铁路让渡给伪满。从此，东北铁路全部为日本所控制，大连港遂成为整个东北对外贸易门户。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满铁为适应日本侵华战争的需要，调整大连港规划，变出口港为进口港，极力扩充港口设施。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连港海上运输受阻，大批海运货物转为陆路运输，港口功能日见削弱，货物吞吐量逐年下降，到1944年大连港近于瘫痪。1945年8月，随着日本的投降，日本侵占大连港40年的历史亦告终结。

一、商港规模的进一步扩张

1、码头的建设

满铁对东北工业的投资，大连是个重点。大连工业资源相对贫乏，是发展工业的不利因素。但大连关税低，特别是港口条件好，铁路、公路运输方便，中国劳动力充足而廉价，这就吸引了投资者在大连兴办工业。“九·一八”事变前，大连工业以油坊业为代表。事变后，化学工业及能源工业兴旺起来，以满洲化学工业株式会社（简称“满化”）、满洲曹达株式会社大连工厂（简称“满曹”）和满洲石油株式会社（简称“满石”）为代表。满化的原料硫铁矿和产品硫铵，满曹的原料盐和产品纯碱，满石的原料原油和产品成品油都需海路进出口。为此，投资者在大连甘井子海岸建设了工业码头。

满化码头（甘井子第二码头）的建设。满化按年进口12万吨原料，出口18万吨产品的规模在甘井子南海岸修筑了一座长125米，宽12米，岸壁延长262米突堤式码头，其东侧可靠泊5000吨级船舶，工程费用89.5万日元。该工程于1934年9月完工，10月1日开始营业。该码头的扩建计划为东侧可靠泊万吨级船舶，西侧可靠泊2.5万吨级船舶。

满石码头（甘井子石油栈桥）的建设。该码头是利用甘井子防波堤建造的，在防坡堤的西侧，建设了3座混凝土海豚式码头。每座长28米，宽4.2米。栈桥前端设有输油臂，可与船舶连接作业，桥上铺设两条输油管道，可与背后地的油罐连接作业。该工程于1934年10月完工。

黑嘴子码头的建设。黑嘴子码头位于今沿海街一带，东临船渠（今大连造船厂）与大连码头相隔，西濒香炉礁海岸。黑嘴子一带水浅，为传统的帆船停泊港。满铁统治大连港期间，黑嘴子码头分别称为入船码头和露西亚町渔港。入船码头1928年6月20日开始建设，1939年12月竣工。渔港码头始建于1939年，完成于1942年。

* 大连现代博物馆副馆长

2、西部建港方案的形成与实施

满铁1908年制定的《大连筑港计划案》和1928年制定的《大连港扩张预定计划》的主要特征，是“以装卸一次产品特别是农产品和煤炭为营运基础作为前提条件进行设计的”^①，也就是说将大连港作为出口港而进行规划建设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为支持战争，经大连港大量进口所卸船设施、仓储能力严重不足，面对“货船停在海里不能卸货问题”^②，满铁不得不调整港口规划，变出口港为进口港。

在扩大港口规模问题上，满铁内部产生了“集中”和“分流”两种不同扩建方案。“集中”方案者认为：“大连港的使用状态已经达到饱和点以上，为打开这个局面，只讲求一时的缝补政策来勉强应付，倒不如急速扩张，谋求增强活力能力”^③。“分流”方案者认为：在东北各港口的利用状况极其不均衡的今天，与其扩张大连港，不如将大连港接受不了的货物分流给其它小港口。这样，就可以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大连汇超饱和，小港吃不饱的不均衡状态。作为长远之计，满铁选定了前者，决定扩建大连港。

1938年7月1日，满铁成立了港湾审议委员会，立案审议港口扩建计划。并于同年9月18日制定出主要目的在于进口的大连港扩建计划，意在一码头东侧和寺儿沟栈桥西侧之间建设五码头和六码头，但这一计划在1939年1月进行了钻探和测量之后，因技术问题而放弃。这时，负责扩建工程的大连埠头事务所副所长福岛三七治向港湾审议委员会提出了在大连码头以西的香炉礁海岸进行建设的建议。这一建议立即被采纳，于是形成了《大连港西部扩张方案》。方案规划建设长360—420米的突堤码头4座，岸壁总延长约4300米，泊位水深6—8米的大连西港。其他项目包括渔港两个码头及修筑防波堤、填海疏浚等。

《大连港西部扩建方案》于1939年开始实施。1940年4月1日，满铁设立大连改造事务所，下设5个工事区，主营大连港西部港湾及其附带设施和南关岭调车场及其附带设施的建设。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造成日本财政匮乏，满铁事业萧条，致使工程进展缓慢。除1942年6月1日建成1座突堤码头和香炉礁卸货场外，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其余工程均未能实现。

关于大连港总体规模，至1925年满铁实现了《大连筑港计划案》中大部分预定计划，大连码头可同时停靠2000吨级至万吨级船舶31艘，吨位18.3万吨，货物年通过能力约700万吨。1930年建成甘井子煤码头后，货物年通过能力增加到1000万吨以上。此后随着寺儿沟第二栈桥、四码头、黑嘴子码头和香炉礁码头的相继建成，至1942年，货物年通过能力达1330万吨。称得上是一座现代化大港。

满铁为建设大连港，进行了巨额投资。自1907年4月至1927年3月，投入的费用有：建港费2979.5万日元，码头、仓库、事务所等费用1897.4万日元，船舶费421.8万日元，总计达5298.7万日元^④。至1943年3月末，满铁拥有的港口资产（包括船舶）高达13730万日元，这一数字虽然包括满铁对营口、安东、旅顺及朝鲜的罗津等港的投资，但所占比例很小，主要用于对大连港的投资。

二、港口经营管理的演变与强化

1、经营范围的扩大

“九·一八”事变前，大连埠头事务所经营的码头主要是大连码头和甘井子

码头。

关于寺儿沟码头，是由“德士古石油公司”、“美孚石油公司”等外国公司向满铁租借，自主经营。1933年5月1日，满铁收回寺儿沟码头对外租借权，设置寺儿沟码头（经营机构），由大连埠头事务所经营。

关于黑嘴子码头，1940年以前，黑嘴子码头的船舶作业等事项由中国人经营，大连埠头事务所只承担船舶供水等业务。1939年12月，黑嘴子码头基本建成，具备了一定的生产能力。1940年3月28日满铁设立黑嘴子码头，自4月1日起开始办理码头及铁路货物营业，4月7日仓库开始营业。

关于香炉礁码头，香炉礁码头于1942年6月建成，同年8月1日，满铁设置香炉礁码头开始营业，编制入黑嘴子码头。

关于工业码头，1934年满化码头和满石码头建成，船舶进出港、货物装卸、供水等业务都由大连埠头事务所经营，只是不参与货物交接。

1932年10月1日设立并营业的入船站（今大连北站）也由埠头事务所经营。随着经营范围的扩大，1938年9月3日，大连埠头事务所增设副所长及庶务（总务）长、营业长、作业长、船舶长、工务长。东站、小岗子站复归埠头事务所经营。1939年2月16日，埠头事务所再增设经理长、筑港长。撤销筑港课，增设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筑港系和工事、设备系。

1940年4月1日，大连埠头局成立，直属满铁铁道总局。这是满铁经营大连港最大一次机构改制。原大连埠头事务所撤销。埠头局内设总务、经营、营业、作业、工务5个课及岸壁监督；课属24个职能部门，包括新设置的防卫系和大连混合保管检查所等；额设外勤系经营大连码头、寺儿沟码头、仓库、机械、船舶、旅客等15个现场单位；甘井子码头、黑嘴子码头、大连东站、大连小岗子站、埠头工务区、埠头电气区、大连筑港区、大连电信所、大连工事事务所、埠头局教习所等10个单位为埠头局直属。1942年6月1日，大连埠头局改课制为部制。

1943年4月1日，大连埠头局经营范围进一步扩大。经营的铁路线除大连港内线外，还有连京（长春）线0—243公里（大连至大石桥）、入船线、旅顺线、吾妻线、甘井子线、金城线、营口线等7条铁路线，里程总计437.1公里，配备机车155台，客车239辆，经营范围还包括大连、瓦房店、大石桥的列车段、机务段、检车段、电务段、工务段；大连、瓦房店、大石桥的列车段、机务段、检车段、电务段、工务段；大连、瓦房店、大石桥的铁路医院和熊岳城农场。满铁对港口经营铁路的强化，旨在加强港口与铁路间运输的密切衔接，企图缓解海路运输受阻的困难局面。

2、自由港制度的破产

日本实行大连自由港制度的目的，是垄断东北原料向日本输出，日本商品向东北市场输入。以大连港、南满铁路为中枢的交通运输业是满铁经营的中心，为发展大连港，日本确立了大连“中心主义”，所谓“中心主义”即货源垄断。东北货源，主要经大连、营口、海参崴三港出海。为同营口竞争，满铁营业之初便实行“海港到发货特定运费制”，即铁岭以北的铁路各站到营口、大连两港的货物运费等价。这种“不等距离等价运费”的政策完全排除了营口的竞争。为同海参崴竞争，大连中国海关设立之前，日本要求中国必须在北满设关以同海参崴均

衡。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控制了全东北的港口和铁路，自由港对日本不再有吸引力了。为此关东州日本殖民当局大大加强了只有利于日本的港口管理。对船舶、货物的进出港进行诸多限制。

设立关东植物检查所。1935年7月25日，日本政府公布关东植物检查所官制，8月2日关东植物检查所在大连设立，8月24日公布了《关东州进出口植物管理办法》，自9月10日起实施。其职能是，对大连港进出口植物和出口苹果、花生进行检查和管理。

设立大连石油类专卖办事处。为加强对满洲石油的控制，以确保东北的日本工业和军事供应，1935年4月10日实行满洲石油类专卖制，垄断东北石油类进出口。

对船舶、船员的限制。1933年10月19日，关东厅公布《关东州船舶进口许可办法》，规定进港船舶须经关东厅长官许可，否则，不得进港。1940年2月1日，日本当局开始实行海运统制，至此，大连自由港制度已名存实亡。同年8月1日，关东局公布《小型船舶出入港管理办法》，规定不满20吨位和中国小船除大连港、旅顺港和普兰店港外，不得进入关东州其他30余处港湾、海岸。1941年5月31日，日本政府批准《关东州船工员征用令》，5月18日关东局公布了实施规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加大了对船舶、船员的限制。1942年5月4日，日本政府批准《关东州战时海运管理令》，根据此令，6月10日关东州船舶运营会成立，本部设在大连，支部设于长春、东京、北平。凡在关东州置籍的日本船舶均属关东州船舶运营会。1943年2月4日又实施《战时船舶检查特例》。为运输军用物资，1943年4月27日关东局将中国的政记轮船公司的8艘轮船征用，等同日籍船舶，5月14日又将轩和渔业公司的8艘轮船征用。同年10月20日，关东局公布《关东州临船舶管理实施规则》。为了最大限度地支配和限制船舶，1944年5月30日关东局竟公布了大连港规则和旅顺港管理规则的《临时特例》，对进出港船舶可不按条文办理。

对货物的限制。1940年4月15日，关东局公布施行《关东州进出口许可规则》，计有497种货物未经关东州厅许可不得进出口。同时由日本控制的36家贸易公司组成的关东州贸易实业组合联合会成立，指定日满商事会社等进出口机构为贸易统制机关，对一船进出口贸易进行统制。同年9月30日，关东局公布《关东州主要农产品统制规则》，规定主要农产品原则上不得进出口。同时在流通领域除了关东局指定的物品外，一律禁止收购、贩卖或委托，形成了全面的商贸统制体制。1942年1月15日，经日本政府批准的《关东州贸易统制令》及关东局公布的《关东州贸易统制令实施规则》实施，如此一来，经大连港进出口的货物由临时性的局部性的贸易统制，转向强有力的全面的贸易统制。

日本军国主义为侵略战争的需要，对进出大连港的船舶、货物所进行的全面统制，给大连乃至整个东北经济带来了严重的破坏。粮谷、大豆、豆饼、豆油、麻袋、棉布、砂糖、面粉等重要物品的经营商破产，批发商业和零售商店因无货源纷纷倒闭和歇业。当时的《泰东日报》对这些状况作了报道：“近来因贸易统制，或物资配给的强化，使商业界之前途，陷于悲观”。

三、港口经济的发展与衰落

1、港口经济持续发展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推行“日满共存”、“日满经济一体化”的殖民主义政策中，竭力利用大连港疯狂掠夺东北农副产品和矿产品，大肆倾销日本轻纺工业剩余产品。由于满铁和关东军掌握了全东北的经济命脉，再加之伪满推行了第一个“产业五年计划”，使大连港到港船舶和货物吞吐量大幅度增长。

1932—1936年间，进出大连港的船舶有日本、朝鲜、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苏联、瑞典、挪威、中国关内、东北各地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年进出港船舶总吨位在1250—1542万吨。最多的是日本，有836—1025万吨，占吨位总数的66.9%和66.5%；其次是其他外国的船舶，有297—342万吨，占吨位总数的23.8%和22.2%；最少的是中国，仅有117—175万吨，占吨位总数的9.3%和11.4%。^⑤

大连港货物吞吐量1932年为866.8万吨，比1931年增长了17.8%。1934年突破了1000万吨，达1073.4万吨，其中输出为766万吨，这两项指标均为日占时期的最高纪录，输入也首次突破300万吨。这和1932年相比，货物吞吐量1934年增长了23.8%，1936年增长11.6%。^⑥

大连港的出口货物，1932—1936年间年平均为709.5万吨，其中年平均出口大豆177.1万吨、豆饼73.6万吨、豆油80.5万吨、原煤228.4万吨，分别占年平均出口总数的24.9%、10.3%、11.3%、32.1%。1932—1936年大连港出口货物比重占大连港进出口货物总数的73.6%，而大豆、豆饼、豆油和煤炭4种货物占出口货物的总数的78.6%。^⑦

大连港的进口货物，“九·一八”事变前，仅有1926、1928和1929年三个年度超过100万吨，其中1929年最高，达144.1万吨，1932年进口货物146.5万吨，一举超过事变前的最好水平，1933年则突破200万吨，1934年突破300万吨。“九·一八”事变后港口吞吐量的显著变化就是进口货物的激增。^⑧

1932—1936年间，大连港向日本输出的货物，平均每年400万吨左右，占输出总额的57.7%，从日本输入的货物平均每年180万吨左右，占输入总额的68.9%。由此可见，经大连港的输出入货物，日本占有垄断地位。^⑨

日本殖民当局，还通过大连港的营业，直接获取巨额利润。1932—1936年5年间就获取利润1684.7万日元，平均每年高达336.9万日元。^⑩

2、港口经济走向衰落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规模扩大。大连港商港功能萎缩，军港功能扩张。日本为支持战争，大量进口物资经大连港上岸。满铁对大连港所进行的掠夺性建设，是以出口设施将港口装备起来的，卸船能力不大。这次进口货物增长卸船能力更显捉襟见肘。1937年9月以后，大连港待卸船舶越来越多，每月待卸船舶上升至100艘乃至150艘，港口压船压货问题日见严重。1938年9月12日，关东厅有鉴于此，向货主发布了关于压缩预定进口货物的警告；10月1日，港口当局也就货物保管费进行了修改，即普通货物由原来每吨天4分钱提高到15日内5分钱，25日1角钱，25日以上两角钱。以上措施虽有一定作用，但整体上“不得不说效果是极其微小的”。

受战争影响，大连港货物吞吐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进出口货物，1937—1939年间每年还保持在1000万吨，1940年开始逐年大幅度下降，1940年为817万吨，

1942年623万吨,1944年只有232万吨。和1939年相比,1940年下降了23.7%,1942年下降了41.8%,1944年下降了78.4%。

出口货物,则一路下跌,1937年为647万吨,1940年379万吨,1944年113万吨。和1937年相比,1940年下降了41.5%,1944年下降了82.6%。出口的一些大宗货物下降更多。1937—1943年平均每年出口大豆69万吨,原煤82万吨,分别是1932—1936年每年平均数的39.2%和35.8%。

进口货物,1937—1939年逐年上升,1939年为533.8万吨,比1936年的313.7万吨增加了70.1%。1940年开始逐年下跌,1942年304万吨,1944年118.7万吨。和1939年相比,1942年下降了43%,1944年下降了81.8%。过去大宗进口轻纺工业产品和稻米、面粉,1937—1943年平均每年进口60万吨,是1932—1936年平均数的26.7%。

1907—1936年,除1907年满铁经营当年进口货物大于出口货物外,其余年份都是出口大于进口,且相差悬殊,进出口之比大致为15:85,为地道的输出港。1937—1939年,出口减少,进口增加,1939年进出口货物基本持平,均为500多万吨。1940—1944年,进口略大于出口,这种现象在满铁经营大连港的历史上是未曾有过的。这是满铁为支持日本侵华战争,变大连出口港为进口港的具体体现。(11)

1938年,大连港的出口货物减少的情况下,吞吐量仍高达1044万吨,到港船舶7046艘,总吨位达1867.5万吨。进入40年代,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受战争影响,海路运输日益受阻,到港船舶和货物吞吐量逐年下降,1942年吞吐量减少到623万吨,1942年以后,由于船舶不足,运量和运力矛盾迅速激化,大批海运货物转为陆路运输,港口功能严重削弱,大连港实际上已入于半闭港状态。1944年反法西斯力量美国海军潜艇经常出没在黄海北部,以打击日本海上运输线,大连至日本海上航线被封锁,大连港“货客运输不可避免地转换为陆路”,大连港近乎瘫痪。

1945年8月,随着日本的投降,日本统治大连港40年的历史亦告结束。

参考文献:

- ①[日]满史会编著:《满洲开发四十年史》,1963年版。
- ②③大连事业调查局:《关于大连港的港湾调查》,1940年12月4日。
- ④[日]满史会编著:《满洲开发四十年史》,1963年版。
- ⑤满铁调查部编:[日]《满洲经济提要》,昭和十三年版,第514页。
- ⑥⑦⑧⑩据大连港各种资料整理
- ⑧据[日]《满洲经济提要》、《东北经济小丛书》等资料整理。⑩《满铁三十年略史》,1937年版。

日本國會圖書館及其館藏滿鐵資料

许勇 编译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日文假名全称为こくりつこっかいとしょかん,罗马拼音全称为Kokuritsu Kokkai Toshokan,英文全称为 National Diet Library,简称 NDL。



NDL 的前身为旧帝国议会两院所属的众议院图书馆、贵族院图书馆和文部省的帝国图书

馆。两个议院的图书馆起源于 1891 年(明治 24 年)设立的图书室,而帝国图书馆的前身则为 1872 年(明治 5 年)设立的书籍馆。1948 年 2 月 25 日,国立国会图书馆正式成立,首任馆长为金森德次郎。

NDL 现由东京主馆、关西分馆、国际儿童图书馆、东洋文库以及设立于各行政、司法机关内的 26 个分支图书馆构成。根据 2004 年末的统计,NDL 的馆藏具体为图书 8369233 册,杂志 176961 种,报纸 10351 种,其它缩微胶卷、地图、电子文献等非书资料共约 1200 万件以上。

NDL 的馆舍方面,东京主馆(含新馆)建筑面积 14.8 万平方米,藏书能力为 1200 万册,有 16 个对一般读者开放的阅览室,座席 1172 个。关西分馆建筑面积 16.5 万平方米,藏书能力为 2000 万册。

NDL 的经费全部由国家支付,以 2000 年度的预算为例,共计 286.38 亿日元,具体构成比例为设施费 42%,人力费 35.4%,信息费 9.4%,收集费 5.1%,事务费 8.1。

1990 年后,NDL 开始探索充实主要以因特网为载体的电子图书馆服务,该馆收藏的资料绝大部分都可以通过 NDL-OPAC 被全世界的读者检索。NDL 开馆六十余年积累的数据库已全部对世人公开。这当中包括“珍贵图书画像数据库”(馆藏珍贵史料和锦绘等画像)、“近代数字图书馆”(馆藏明治时期出版资料扫

描)和 WARP (因特网信息储备事业)等多种电子文献资源。

“近代数字图书馆”是 NDL 为读者提供的一个扫描版全文数据库,通过往检索窗口里输入关键词,就可以找到匹配的文献,包括其题名、作者、年代、页码、目录及是否解密等标引信息,全文(JPG 和 PDF 格式)不仅可以浏览,还可以打包下载并打印。

笔者尝试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进行检索,结果输出共计 205 条相关数据,具体如下:

1. アルファルファ及甘草ノ栽培試験 /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地方部農務課(編), 南满洲铁道地方部農務課, 大正 11. - (産業資料 ; 其 17)
2. 鞍山製鉄所新設工事記念写真帖 /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編, 南满洲铁道, 大正 10
3. 營口図幅 /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地質調査所製, 南满洲铁道地質調査所, 大正 14
4. 大阪高等学校一覽. 自大正 11 年 4 月至大正 12 年 3 月, 自大正 13 年 4 月至大正 14 年 3 月—自大正 15 年 4 月至大正 16 年 3 月 / 大阪高等学校編, 大阪高等学校, 大正 11—15
5. 會員講読アルハベツト順外国雑誌表索引調製ノ外国雑誌會員分担表 / 全国經濟調査機關聯合会編, 全国經濟調査機關聯合会, 大正 9
6. 花卉栽培概要 /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地方部地方課(編), 南满洲铁道地方部地方課, 大正 4. - (産業資料 ; 其 2)
7. 關東州土地旧慣一斑 /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總務部事務局調査課編, 南满洲铁道總務部事務局調査課, 大正 4
8. 北支那貿易年報. 大正 6—7, 8 下編, 9 下編, 10—13 (各上, 下編) /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調査課編, 南满洲铁道, 大正 8—15
9. 北满洲經濟調査資料. 続, 南满洲铁道調査課, 1911 序
10. 吉林省. 其 1 / 中野竹四郎著他, 南满洲铁道總務部調査課, 大正 8. - (調査報告書 ; 第 4 卷)
11. 吉林省東北部松花江沿岸地方經濟事情 / 杉本吉五郎著他, 南满洲铁道總務部調査課, 大正 10. - (調査報告書 ; 第 9 卷)
12. 吉林東南部經濟調査資料, 南满洲铁道, 明 44
13. 近世各国植民地統治制度 / チーズ稿他, 東亜經濟調査局, 1909. - (東亜經濟調査局雜纂 ; 第 10 号)
14. 近代露支關係の研究. 沿黑竜地方之部 / 宮崎正義著他, 南满洲铁道社長室調査課, 大正 11. - (調査報告書 ; 第 17 卷)
15. 建築設計図案集 / 文潮社編, 文潮社, 大正 14
16. 交渉資料. 第 1 編 /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總務部交渉局編, 南满洲铁道總務部交渉局, 大正 3
17. 交渉資料. 第 2 編 /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總務部交渉局(編), 南满洲铁道總務部交渉局, 大正 3
18. 交渉資料. 第 3 編 /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總務部交渉局編, 南满洲铁道總務部交渉局, 大正 3

19. 交渉資料. 第 4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總務部交渉局 (編), 南滿洲鐵道總務部交渉局, 大正 3
20. 交渉資料. 第 5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總務部交渉局 (編), 南滿洲鐵道總務部交渉局, 大正 3
21. 交渉資料. 第 6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總務部交渉局編, 南滿洲鐵道總務部交渉局, 大正 3
22. 交渉資料. 第 7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總務部交渉局 (編), 南滿洲鐵道總務部交渉局, 大正 3
23. 交渉資料. 第 9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總務部交渉局編, 南滿洲鐵道總務部交渉局, 大正 4
24. 交渉資料. 第 1 4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總務部交渉局編, 南滿洲鐵道總務部交渉局, 大正 4
25. 交渉資料. 第 1 7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總務部交渉局 (編), 南滿洲鐵道總務部交渉局, 大正 5
26. 交渉資料. 第 1 8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總務部交渉局編, 南滿洲鐵道總務部交渉局, 大正 6
27. 交渉資料. 第 1 9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總務部交渉局 (編), 南滿洲鐵道總務部交渉局, 大正 6
28. 哈調資料. 第 3 号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哈爾賓事務所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哈爾賓事務所調查課, 大正 1 2
29. 哈調資料. 第 4 号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哈爾賓事務所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哈爾賓事務所調查課, 大正 1 2
30. 哈調資料. 第 5 号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哈爾賓事務所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哈爾賓事務所調查課, 大正 1 2
31. 哈調資料. 第 6 号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哈爾賓事務所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哈爾賓事務所調查課, 大正 1 2
32. 哈調資料. 第 9 号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哈爾賓事務所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哈爾賓事務所調查課, 大正 1 2
33. 哈調資料. 第 1 2 号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哈爾賓事務所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哈爾賓事務所調查課, 大正 1 2
34. 哈調資料. 第 1 5 号 / 東支鐵道庁經濟調查局編他, 南滿洲鐵道哈爾賓事務所調查課, 大正 1 3
35. 哈調資料. 第 1 6 号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哈爾賓事務所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哈爾賓事務所調查課, 大正 1 3
36. 哈調資料. 第 1 8 号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哈爾賓事務所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哈爾賓事務所調查課, 大正 1 3
37. 哈調資料. 第 2 0 号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哈爾賓事務所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哈爾賓事務所調查課, 大正 1 3
38. 哈調資料. 第 2 1 号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哈爾賓事務所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哈爾賓事務所調查課, 大正 1 5

39. 哈調資料. 第30号 / 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哈爾賓事務所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哈爾賓事務所調查課, 大正13
40. 哈調資料. 第45号 / ウラディーミル・ウイレンスキー著他, 南滿洲鐵道哈爾賓事務所調查課, 大正14
41. 哈調資料. 第53号 / 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哈爾賓事務所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哈爾賓事務所調查課, 大正15
42. 哈調資料. 第54号 / 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哈爾賓事務所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哈爾賓事務所調查課, 大正15
43. 黄渤海の漁業 / 高橋嘉一著他, 南滿洲鐵道, 大正14. - (調査報告書 ; 第23卷)
44. 國際鐵道貨物運送協約, 南滿洲鐵道東亞經濟調查局, (明44)
45. 國際鐵道貨物運送協約, 南滿洲鐵道東亞經濟調查局, (明44)
46. 國際旅客手荷物運送協約草案 / 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東亞經濟調查局訳, 南滿洲鐵道東亞經濟調查局, (明44). - (東亞經濟調查局雜纂 ; 乙イ3号)
47. 黑竜江省. 其1 / 大谷弥十次著他, 南滿洲鐵道總務部調查課, 大正8. - (調査報告書 ; 第5卷)
48. 黑竜江省. 其3 / 大谷弥十次著他, 南滿洲鐵道總務部調查課, (大正12). - (調査報告書 ; 第11卷)
49. 黑竜江省財政一斑並現行税則 / 松原菊蔵著他, 南滿洲鐵道總務部調查課, 大正9. - (調査報告書 ; 第8卷)
50. 最近十年間東支鐵道穀物輸送統計. 1913至1922年 / 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哈爾賓事務所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哈爾賓事務所調查課, 大正13
51. 最近の関東州と滿鉄付属地, (), (大正一一)
52. 最近滿洲鉍産物概況 / 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鉍業部鉍務課編, 南滿洲鐵道鉍業部鉍務課, 大正6
53. 産業試験場彙報. 第1号 / 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産業試験場編, 南滿洲鐵道産業試験場, 大正5序
54. 産業試験場彙報. 第2号 / 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産業試験場編, 南滿洲鐵道産業試験場, 大正6
55. 産業試験場彙報. 第3号 / 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産業試験場編, 南滿洲鐵道産業試験場, 大正8
56. 支那に於ける労働爭議調. 1 / 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總務部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庶務部調查課, 大正14. - (調査報告書 ; 第20卷)
57. 西伯利亞經濟状態と日露貿易資料 / 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總務部事務局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總務部事務局調查課, 大正6
58. 西比利の農牧林業 / 荒木章著他, 南滿洲鐵道社長室調查課, 大正11. - (調査報告書 ; 第14卷)
59. 松花江黑竜江及兩江沿岸經濟調查資料, 南滿洲鐵道, 明44
60. 植民地ニ於ケル特殊銀行ニ就テノ研究, 南滿洲鐵道東亞經濟調查局, (1910). - (東亞經濟調查局雜纂 ; 甲第11号)

61. 時局ト東清鐵道. 大正7年10月調査 / 宮崎正義著他, 南滿洲鐵道總務部調査課, 大正8. - (調査報告書 ; 第3卷)
62. 上水協議會議事録. 第8, 9, 11, 13, 18-22回, 第20回附録 / 上水協議会編, 上水協議会, 明治45-大正15
63. 人口耕地及農産物ヨリ見タル滿蒙ノ大勢 / 星武雄著他, 南滿洲鐵道總務部調査課, 大正8. - (調査報告書 ; 第2卷)
64. 世界製鉄業. 第1・2篇 / 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東亜經濟調査局編, 南滿洲鐵道東亜經濟調査局, 大正8
65. 世界製鉄業. 第3篇 / 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東亜經濟調査局編, 南滿洲鐵道東亜經濟調査局, 大正8
66. 世界製鉄業. 第4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東亜經濟調査局編, 南滿洲鐵道東亜經濟調査局, 大正8
67. 世界製鉄業. 第5・6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東亜經濟調査局編, 南滿洲鐵道東亜經濟調査局, 大正8
68. 世界製鉄業. 第7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東亜經濟調査局編, 南滿洲鐵道東亜經濟調査局, 大正8
69. 世界製鉄業. 第8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東亜經濟調査局編, 南滿洲鐵道東亜經濟調査局, 大正11
70. 鮮滿支觀光旅程. 大正11年3月改訂 / 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鮮滿案内所編, 南滿洲鐵道鮮滿案内所, 大正11
71. 对支文化事業に就て, 南滿洲鐵道庶務部調査課, 大正12
72. 拓本陳列目録 / 大連図書館編, 大連図書館, 大正14
73. 第二松花江ノ水運調査資料 / 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總務部事務局調査課(編), 南滿洲鐵道總務部事務局調査課, 大正6
74. 大孤山図幅 / 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地質調査所製, 南滿洲鐵道地質調査所, 大正14
75. 大連安東兩港背後地に於ける柞蚕業 / 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庶務部調査課産業係編, 南滿洲鐵道庶務部調査課, 大正14. - (パンフレット ; 第11号)
76. 大連港背後地の研究 / 野中時雄等著他, 南滿洲鐵道庶務部調査課, 大正12. - (調査報告書 ; 第19卷)
77. 大連在勤滿鉄邦人社員生計費調査. 大正13年10月至大正14年3月 / 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庶務部社会課編, 南滿洲鐵道, 大正15
78. 大連商業會議所統計年報. 大正4-14年 / 大連商業會議所編, 大連商業會議所, 大正7-15
79. 地方經營梗概. 大正12年3月末現在 / 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地方部編, 南滿洲鐵道, 大正13
80. 調査資料. 第28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庶務部調査課編, 南滿洲鐵道庶務部調査課, 大正13
81. 調査資料. 第29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庶務部調査課編, 南滿洲鐵道庶務部調査課, 大正13

82. 調査資料. 第37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庶務部調査課編, (南滿洲鐵道庶務部調査課), 大正13
83. 調査資料. 第50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庶務部調査課編, 南滿洲鐵道, 大正15
84. 朝鮮の私設鐵道 / 鈴木清他, 南滿洲鐵道, 大正14. - (調査報告書 ; 第25卷)
85. 鐵道院年報. 明治44—大正8年度, 軌道之部 明治44・大正元年度 / 鐵道院編, 鐵道院, 大正3—10
86. 統計年報. 明治44, 大正3, 7—9, 12, 13年度 / 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編, 南滿洲鐵道, 大正1—15
87. 統計年報. 明治41—43年 / 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編), 南滿洲鐵道, 明42—44
88. 東三省全圖 / 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調査課製, 南滿洲鐵道調査課, 大正1
89. 東三省農産物收穫高予想. 大正14年度 第3回 / 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調査課編, 南滿洲鐵道, 大正14
90. 東三省農産物收穫高予想. 大正15年度 第2回 / 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調査課編, 南滿洲鐵道, 大正15
91. 東支鐵道貨物輸送統計. 1924年度 發送之部, 到着ノ部 / 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哈爾賓事務所調査課編, 南滿洲鐵道哈爾賓事務所調査課, 大正15
92. 東清鐵道南部沿線地方經濟調査資料 / 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總務部事務局調査課(編), 南滿洲鐵道總務部事務局調査課, 大正6
93. 踏破六千哩 / 埼玉県教育会編, 埼玉県教育会, 大正7
94. 東部西伯利亞經濟調査資料 / 森御蔭(著)他, 南滿洲鐵道調査課, (大正一一)
95. 圖書目錄. 大正12年3月末現在 / 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庶務部調査課編, 南滿洲鐵道庶務部調査課, 大正12
96. 独逸鐵道運送規程 / 東亞經濟調査局訳, 滿鐵東亞經濟調査局, 明44. - (東亞經濟調査局雜纂 ; 乙イ 第2号)
97. 南滿地方支那警察制度 / 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總務部事務局調査課(編), 南滿洲鐵道總務部事務局調査課, 大正7
98. 日本經濟年鑑. 第1回(大正3年) / 帝国通信社編, 帝国通信社, 大正3
99. 農事試驗場彙報. 第4号 / 山田保治調査, 南滿洲鐵道農事試驗場, 大正7
100. 農事試驗場彙報. 第5号 / 宗光彦調査, 南滿洲鐵道農事試驗場, 大正7
101. 農事試驗場彙報. 第6号 / 三谷長允(編), 南滿洲鐵道農事試驗場, 大正8
102. 農事試驗場彙報. 第7号 / 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農事試驗場熊岳城分場編, 南滿洲鐵道農事試驗場熊岳城分場, 大正8
103. 農事試驗場彙報. 第10号 / 大橋敏(編), 南滿洲鐵道農事試驗場, 大正8序

104. 農事試験場彙報. 第11号 / 三浦道哉(著), 南滿洲鐵道農事試験場, 大正10序
105. 農事試験場彙報. 第12号 / 黒沢謙吾(編), 南滿洲鐵道農事試験場, 大正11序
106. 農事試験場彙報. 第15号 / 突永一枝(著), 南滿洲鐵道農事試験場, 大正13
107. 農事試験場彙報. 第16号 / 村越信夫(著), 南滿洲鐵道農事試験場, 大正13序
108. 農事試験場彙報. 第17号 / 香村岱二(著), 南滿洲鐵道農事試験場, 大正13序
109. 農事試験場彙報. 第18号 / 三浦道哉(著), 南滿洲鐵道農事試験場, 大正14
110. 福島高等商業学校一覽. 自大正11年至大正12年—自大正15年至大正16年 / 福島高等商業学校編, 福島高等商業学校, 大正11—15
111. 撫順炭坑 / 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撫順炭坑編, 東京印刷大連出張所(印刷), 明42.7
112. 撫順炭の販路 / 阿部勇編他, 南滿洲鐵道, 大正14. - (調査報告書 ; 第24卷)
113. 奉天省現行税制 / 松原菊蔵著他, 南滿洲鐵道總務部調査課, 大正7. - (調査報告書 ; 第1卷)
114. 邦文図書分類目録. 大正10年3月末現在 / 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東亜經濟調査局編, 南滿洲鐵道東亜經濟調査局, (大正—)
115. 北海道木材調査 / 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東亜經濟調査局編, 東亜經濟調査局, 大正10
116. 本溪湖〔カン〕廠間經濟調査資料 / 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總務部事務局調査課編, 南滿洲鐵道總務部事務局調査課, 大正4
117. 滿洲粟に関する調査 / 熊野御堂健児著他, 南滿洲鐵道庶務部調査課, 大正14. - (調査報告書 ; 第21卷)
118. 滿洲旧慣調査報告書. 前篇(土地の種目), 後篇(不動産権) / 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調査課編, 南滿洲鐵道, 大正2—4
119. 滿洲工業労働事情 / 宮本通治著他, 南滿洲鐵道庶務部調査課, 大正14. - (調査報告書 ; 第22卷)
120. 滿洲高粱に関する調査 / 熊野御堂健児著他, 南滿洲鐵道庶務部調査課, 大正14. - (調査報告書 ; 第26卷)
121. 滿洲支那交通便覽. 大正8年7月 / 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大連管理局營業課編, 南滿洲鐵道大連管理局營業課, 大正8
122. 滿洲支那交通便覽. 大正9年6月 / 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大連管理局營業課編, 南滿洲鐵道大連管理局營業課, 大正9
123. 滿洲農家の生産と消費 / 野中時雄著他, 南滿洲鐵道社長室調査課, 大正11. - (調査報告書 ; 第13卷)

124. 滿洲之果樹. 正, 統編 / 谷川利善 (著) 他, 南滿洲鐵道地方部地方課, 大正 4 - 5. - (產業資料 ; 其 4, 6)
125. 滿洲貿易詳細統計. 大正 1 3 年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 大正 1 4
126. 滿鮮觀光旅程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運輸部營業課編, 南滿洲鐵道運輸部營業課, 大正 5
127. 滿鮮觀光旅程. 大正 8 年 5 月改訂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大連管理局營業課編, 南滿洲鐵道大連管理局營業課, 大正 8
128. 滿鮮觀光旅程. 大正 9 年 3 月改訂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大連管理局營業課編, 南滿洲鐵道大連管理局營業課, 大正 9
129. 滿鐵京城圖書館案内 / 滿鐵京城圖書館編, 滿鐵京城圖書館, 1 9 2 3
130. 滿鐵中國人生計費調查. 第 1 編, 第 2 編至 4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總務部調查課他, 南滿洲鐵道, 大正 1 5. - (調查報告書 ; 第 2 7, 2 8 卷)
131. 滿鐵調查資料. 第 3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總務部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總務部調查課, 大正 1 0
132. 滿鐵調查資料. 第 5, 7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社長室調查課, 大正 1 1
133. 滿鐵調查資料. 第 1 0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社長室秘書課, 大正 1 2
134. 滿鐵調查資料. 第 1 2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庶務部調查課, 大正 1 2
135. 滿鐵調查資料. 第 1 3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社長室調查課, 大正 1 2
136. 滿鐵調查資料. 第 1 4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庶務部調查課, 大正 1 2
137. 滿鐵調查資料. 第 1 6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庶務部調查課, 大正 1 2
138. 滿鐵調查資料. 第 1 7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庶務部調查課, 大正 1 2
139. 滿鐵調查資料. 第 1 8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庶務部調查課, 大正 1 2
140. 滿鐵調查資料. 第 1 9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庶務部調查課, 大正 1 2
141. 滿鐵調查資料. 第 2 0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庶務部調查課, 大正 1 2
142. 滿鐵調查資料. 第 2 3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庶務部調查課, 大正 1 3
143. 滿鐵調查資料. 第 2 4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庶務部調查課, 大正 1 2

144. 滿鐵調查資料. 第 2 5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庶務部調查課, 大正 1 2
145. 滿鐵調查資料. 第 2 6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庶務部調查課, 大正 1 3
146. 滿鐵調查資料. 第 2 7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庶務部調查課, 大正 1 3
147. 滿鐵調查資料. 第 3 0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庶務部調查課, 大正 1 3
148. 滿鐵調查資料. 第 3 2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庶務部調查課, 大正 1 3
149. 滿鐵調查資料. 第 3 3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庶務部調查課, 大正 1 3
150. 滿鐵調查資料. 第 3 4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庶務部調查課, 大正 1 3
151. 滿鐵調查資料. 第 3 6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庶務部調查課, 大正 1 3
152. 滿鐵調查資料. 第 3 8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庶務部調查課, 大正 1 3
153. 滿鐵調查資料. 第 3 9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庶務部調查課), (大正 1 3)
154. 滿鐵調查資料. 第 4 1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庶務部調查課, 大正 1 3
155. 滿鐵調查資料. 第 4 2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庶務部調查課, 大正 1 3
156. 滿鐵調查資料. 第 4 3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庶務部調查課, 大正 1 4
157. 滿鐵調查資料. 第 4 4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庶務部調查課, 大正 1 4
158. 滿鐵調查資料. 第 4 5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庶務部調查課, 大正 1 4
159. 滿鐵調查資料. 第 4 7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庶務部調查課, 大正 1 4
160. 滿鐵調查資料. 第 5 1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 大正 1 5

161. 滿鐵調查資料. 第 5 3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 大正 1 5
162. 滿鐵調查資料. 第 5 5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 大正 1 5

163. 滿鐵調查資料. 第 5 6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 大正 1 5
164. 滿鐵調查資料. 第 5 7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 大正 1 5
165. 滿鐵調查資料. 第 5 9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 大正 1 5
166. 滿鐵調查資料. 第 6 0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 大正 1 5
167. 滿鐵調查資料. 第 6 1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 大正 1 5
168. 滿鐵調查資料. 第 6 2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 大正 1 5
169. 滿鐵調查資料. 第 6 3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 大正 1 5
170. 滿鐵調查資料. 第 4 0 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庶務部調查課, 大正 1 3
171. 滿蒙經濟要覽 / 關東都督府民政部編, 關東都督府民政部, 大正 5
172. 滿蒙交界地方經濟調查資料. 第 2, 3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總務部事務局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 大正 3 - 4
173. 滿蒙產業案内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地方部勸業課編, 南滿洲鐵道地方部勸業課, 大正 9
174. 滿蒙全書. 第 1 - 7 卷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編, 滿蒙文化協會, 大正 1 1 - 1 2
175. 滿蒙に於ける各国の合弁事業. 第 2 輯 / 中島宗一著他, 南滿洲鐵道社長室調查課, 大正 1 1. - (調查報告書 ; 第 1 6 卷)
176. 滿蒙年鑑. 大正 1 3 年版, 滿蒙文化協會, 大正 1 3
177. 滿蒙農業開發策及本社之農業施設概要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興業部農務課編, 南滿洲鐵道興業部農務課, 大正 1 4
178. 滿蒙の現況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地方部勸業課編, 南滿洲鐵道地方部勸業課, (大正 1 0)
179. 滿蒙の現況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編, 南滿洲鐵道庶務部調查課, 大正 1 3
180. 南滿洲三港仲繼貿易. 大正 1 0 至 1 2 年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調查課, 大正 1 3
181. 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 第 2 - 6, 南滿洲鐵道調查課, 明 4 3 - 4 4
182. 南滿洲鉍產物統計表. 大正 1 3 年 4 月調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地質調查所編, 南滿洲鐵道地質調查所, 大正 1 3
183. 南滿洲鉍產分布圖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地質調查所製, 南滿洲鐵道地質調查所, 大正 1 3
184. 南滿洲地質略圖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地質調查所製, 南滿洲鐵道地質調查所, 大正 1 4

185. 南滿洲調查報告, 南滿洲鐵道, 明43. 12
186. 南滿洲鐵道案内, 南滿洲鐵道, 明42. 12
187. 南滿洲鐵道案内, 南滿洲鐵道, 明42. 12
188. 南滿洲鐵道案内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編, 南滿洲鐵道, 大正1
189.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產業試驗場要覽. 大正3年3月, 大正5年8月, 南滿洲鐵道產業試驗場, 大正3-5
190.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事業概況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編), 南滿洲鐵道, 大正2
191.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圖書館一覽表. 大正12年度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編, 南滿洲鐵道, 大正13
192.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農事試驗場一覽. 大正14年8月, 南滿洲鐵道農事試驗場, 大正14
193.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農事試驗場要覽. 大正7年12月, 大正11年8月, 南滿洲鐵道農事試驗場, 大正8-11
194. 南滿洲鐵道附屬地農事統計. 大正14年度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興業部農務課編, 南滿洲鐵道, 大正15
195. 南滿洲鐵道旅行案内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編, 南滿洲鐵道, 大正13
196. 南滿洲統計圖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編, 南滿洲鐵道, (大正2)
197. 南滿洲農業概況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地方部地方課(編), 南滿洲鐵道地方部地方課, 大正4. - (產業資料 ; 其3)
198. 南滿洲米作概況. 大正2, 3年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地方部地方課編, 南滿洲鐵道, 大正3-4序
199. 南滿洲米作概況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地方部地方課(編), 南滿洲鐵道地方部地方課, 大正7. - (產業資料 ; 其10)
200. 陸軍旅費計算便覽 / 森勝太郎編, 八木角太郎, 明42. 1
201. 労働者の待遇国家と労働問題 / グリー著他,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總務部調查課, 大正9
202. 露支国境図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文書課製), (南滿洲鐵道), 大正15
203. 露文翻譯勞農露国調査資料. 第35編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編, 南滿洲鐵道庶務部調查課, 大正14
204. 露領沿海地方及北樺太. 第1輯 / 小林九郎著他, 南滿洲鐵道社長室調查課, 大正11. - (調査報告書 ; 第12卷)
205. 露領沿海地方及接壤地方図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社長室調查課製, 南滿洲鐵道, 大正12

略論東亞同文書院的中國調查

冯天瑜

一

运用实证科学方法对亚、非、拉的国家 and 地区作详细社会调查，是西方国家为推行殖民主义、建立世界统一市场而从事的一项长期活动。西方人的东方调查，从政治层面论之，是其殖民政策的产物；从学术层面论之，则是近代实证主义调查方法在东方世界的展开。这是我们在评析此类活动时必须把握的二分观点，而不必用其中的一个侧面去排斥、否认另一个侧面。

日本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又是与中国有着深刻历史文化渊源的近邻，近代初期又都受到西方殖民侵略威胁，日本自幕末开始，即十分关注中国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诸事态，并曾在19世纪60年代初中期，四次遣使上海，开日本近代中国调查之先河。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国势骤强，更确立“经略中国”、“雄飞海外”的战略，逐渐形成企图侵占中国的“大陆政策”，并付诸实施。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对中国调查研究的强度和规模，与欧美诸国相比，颇有后来居上之势。

近代日本的中国调查活动，留下卷帙浩繁的文献材料，较成系统的有如下几类：

一为学者、官员、商人、军人、浪人的个人踏访记录，如19世纪中后叶到20世纪初中叶，高杉晋作、日比野辉宽、名仓予何人、竹添光鸿、冈千仞、安东不二雄、宇野哲人、内藤湖南等的中国旅行日记、随笔。日本ゆまに书房于平成九年(1997)出版小岛晋治监修的《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20卷本，平成十一年(1991)出版小岛晋治晋监修的《大正中国见闻录集成》10卷本，即为这批纪行文的精选本，从中可见近代日本人中国旅行见闻的范围与深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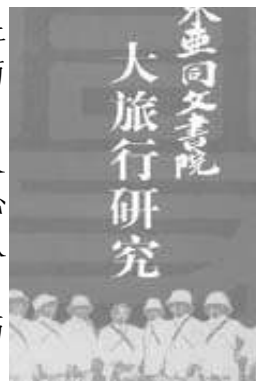
二为日本驻华领事系统对中国商情、政治、社会、文化所作的分区调查，日本外务省从明治14年起，将领事报告编为《通商汇编》年刊，继而隔半年出版。农商务省还于明治18至21年办《农商工公报》(月刊)，每号都载有“领事报告”。明治19年后外务省下属的《通商汇编》改称《通商报告》，明治22年底停刊，明治27年以《通商汇纂》复刊。汉口总领事水野幸吉著《汉口》、内田佐和吉著《武汉巷史》之类书籍，则是领事系统调查的副产品。

三为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对东北、内蒙古、华北、华东所作的“惯行调查”，已出版的《满铁调查资料》汗牛充栋。

四为日军北平情报机关以剪报形式作的中国调查——末次情报资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94年已将该资料的中文部分出版)。

五为日本各实业团体的中国经济、商情调查。

以上几类，尤以满铁调查最著声名，其材料已被中外学者广为利用。然而，就调查活动持续时间之长、调查地域分布之广而言，名列榜首的当属东亚同文书院的中国旅行调查。



二

东亚同文书院的源头,可追溯到欲以日本为盟主以抗拒西方势力的“兴亚论”者荒尾精(1858-1897)。他于1886年创办汉口乐善堂,该堂作为日本明治时期“经略中国”的传奇人物岸田吟香(1833-1905)所办上海乐善堂的支店,以营销眼药水(精水)、药材、书籍、杂货为外观并提供经费,开展“中国调查的试行调查”,范围重在西北、西南地区。汉口乐善堂《外员探查须知》规定,探查人物包括君子、豪杰、长者、侠客、富豪,并将其姓名、住址、年龄、行踪详加记载。调查内容则包括各地山川土地形状、人口疏密、风俗良否、民生贫富、被服粮秣等等。荒尾精于1889年返国,向参谋本部提出2.6万字的《受命书》,对中国的朝廷、内政、人物、兵事、欧洲四大国(英、法、德、俄)的对华策略作了详细分析。

1890年,荒尾精又在上海创设日清贸易研究所,所址在上海英租界大马路泥城桥畔(次年迁至跑马场前)。同年底,荒尾精在陆军士官学校时期的校友根津一(1860-1927)继任所务。该所招收150名日本学生入学,以研习中国语言(北京话)、了解中国商事习惯及社会状况为务。学生修业四年,前三年为学科,最后一年为实地调查与实业。这种方式已是日后东亚同文书院的先声。1892年,根津一依据汉口乐善堂和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的中国实地调查材料,编成《清国通商总览—日清贸易必携》,共二编三册2300余页,分地理、交通、运输、金融、产业、习惯等项,成为当时日本人从事对华各项活动的百科全书,也是今人研究清末社会的有价值文献。因运营资金枯竭,日清贸易研究所于1893年8月停办。

1898年,“东亚同文会”在东京成立,会长为亚洲主义者、公爵、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磨(号霞山,1863-1904)。近卫曾发表《同人种同盟,附支那问题研究的必要》一文,认为“东亚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未来人种竞争的舞台。……我们注定有一场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支那人和日本人都将被白人视为盟敌。”(《近卫笃磨日记》,第62-63页。该文又载《东亚同文会史》,第180-181页)日军参谋总长川上操六于1897年派神尾先臣大佐赴华访问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使二人接受近卫这类思想,张、刘遂从原先的“联俄拒日”转变为联日以拒西方(张之洞于1898年1月呈报总理衙门,肯定日本“联英、联中以抗俄、德而图自保”的建议,并说“倭人此举,利害甚明,于我似甚有益”,见《张文襄公文集》卷79,第20页)。

1899年10月近卫笃磨访华,在南京拜晤两江总督刘坤一,商讨东亚同文会在华设校,刘表赞同。该年12月,义和团爆发前夕,刘坤一向东亚同文会代表们致谢,称他们对教育的努力“与宗教无关”,并特别称许“其立教纲领则以五经四书为宗,辅之以西学诸科,方为有体有用”。

1900年5月南京同文书院开办,院长根津一。因义和团事起,1901年4月书院迁至上海,更名“东亚同文书院”(院址在上海高昌庙桂墅里),首任院长根津一。学生从日本各府县招考,每府县两名,学生享受公费待遇,修业3年,主要教授汉语,以及中国历史、政治、经济等课程。东亚同文书院被日本知识青年视作“幻的名门校”,心向往之。1917年校舍迁至上海徐家汇虹桥路;1937年11月,虹桥路校舍烧毁;1938年校舍迁至徐家汇海格路原交通大学校舍;1939年,东亚同文书院由专科学校升格大学,命名“东亚同文书院大学”,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关闭。返回日本的同文书院大学的教职员和学生商议重组大学,并吸收从朝鲜汉城的京城帝国大学和台北帝国大学返日的部分师生及资料,于1946年在爱知县丰桥市建立爱知大学。今日的爱知大学作

为中部日本的一所文法大学，其规模远超昔之东亚同文书院，专业及学科也遍涉人文-社会科学各方面，而它承继东亚同文书院积累的有关中国问题的丰富资料及中国现地调查传统，“中国学”是其优势和特色之一。

“南京同文书院-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爱知大学”，堪称一个与20世纪同龄的研究中国现状及中国文化的高等学府，且其前驱(汉口乐善堂、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的中国调查活动早在19世纪80年代、90年代已经开始。

三

东亚同文书院及其前身汉口乐善堂、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创办者近卫笃、荒尾精、根津一等人，都是日本的“兴亚论”者。“兴亚论”又称“亚洲主义”，在日本明治至昭和时期的朝野间均颇有影响。“兴亚论”与蔑视亚洲邻国的“脱亚论”貌似相反，其实却互为补充，共同构成日本“大陆政策”的基旨。“兴亚论”以“国权主义”为核心思想，主张以日本为盟主，与中国“合纵”，与朝鲜“合邦”，使日本“指导”下的东亚成为一种“足恃”的力量，以阻遏欧美势力的东进。“兴亚论”还强调日、中两国“同种同文”，汉字文化、儒家伦理是东亚各国“亲和”的基础，日、中、朝三国在此基础上“协力分劳”，实行“一体化”，也即在日本统领下与西方相抗衡。东亚同文书院的兴学宗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贯穿着“兴亚论”的这些基本精神。这在同文书院的《立教纲领》和《兴学要旨》两份基本文件中表现得十分清楚。书院又以“日中亲善”形态出现，故直至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前，东亚同文书院与中国政府、学界及社会人士保持着比较好的关系。南京同文书院教授兼干事山田良政是孙中山的至友，1900年冬，参加惠州起义牺牲，1913年孙中山为其题写墓碑，其弟山田纯三郎是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一期生，为孙中山多年好友，孙中山病逝时，山田纯三郎是守侍的惟一外国人；梁启超与东亚同文书院首任院长根津一也有交谊；胡适于1927年，鲁迅于1931年曾应邀到东亚同文书院讲演。至于东亚同文书院师生中，更不乏同情并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和革命活动的人士。

然而，就总体而言，东亚同文书院与日本政府的“大陆政策”相联系，书院自成立之始，即受日本文部省和外务省的双重管理，并与军部有密切联系，后来还直接被首相府辖制，故其近半个世纪的办学历程，势必受到日本官方对华政策的制约和左右，并与此间的日中关系各项大事纠结在一起，尤其是中日战争期间，东亚同文书院有“学徒出阵”、“翻译从军”等直接参加侵华战略的行动。如在1937年，相继有9月的“学生从军第一阵出发”，10月的“学生从军第二、三、四阵出发”，11月的“学生从军第五、六阵出发”。1943年，日本颁布“学徒战时动员体制”，东亚同文书院大学于该年12月“第一回学徒出阵”。

东亚同文书院长达四十余年的中国旅行调查活动，也不可避免地打上此间日本“大陆政策”的烙印，但各个不同时期又颇有差异。如1901-1936年间东亚同文书院学生的调查旅行，主要是商事调查；1901-1930年间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旅行，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护照，在各地受到地方政府的接待和保护。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政府不再支持调查旅行；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调查旅行只限于日军侵占区，借助日本占领势力，汪伪政权机构也提供协助，还打印好调查表格，让当地人填写。

四

近代兴起的日本中国学在理论与方法上深受欧洲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特别为德国兰克史学所熏染,认定科学研究不应以抽象推理为依据,而应以“确实的事实”为基础。这种学风也潜在地承袭了中国乾嘉考据学的理性及实证精神。明治以前的日本汉学家对中国的认识来自书本,明治维新国门开启,一批学者竞相到中国作实地考查,竹添光鸿(1842-1917)19世纪70年代的中国百日行,纵横华北、西北、西南,一面饱览中国壮丽河山,对“汉学”之母国增进了认识,一面又发现中国是一个患了“寒疾”的病人。

冈千仞(1832-1913)等汉学家继续对中国作广泛的实地考察,留下详细的游记和研究论著。这种注重现场社会调查,以占有第一手材料、获得直接观察与体验的传统,是日本中国学的特点之一。多次到中国作学术考察的内藤湖南(1866-1934)创建的京都学派(又称“关西学派”)将实证精神发挥到极至,不仅在文献的实证上下功夫,而且力主研究者在经验上的实证,在日本的中国现状研究中,这一特色表现得尤其充分,而东亚同文书院的中国旅行调查,便是这方面的突出实例。

东亚同文书院的第一任院长根津一,作为“亚洲主义”者,对于当时盛行于日本的欧美游持批评态度,他曾撰写《洋行者愚》一文,认为一味游历欧美无益于日本,日本人应更多地注目于近邻中国,多作中国旅行调查。根津一的这一观念,成为东亚同文书院中国旅行调查的指针。

东亚同文书院作为以研究中国现状为专务的学校,承袭乐善堂和日清贸易研究所传统,十分重视中国社会状况的实地踏访。从第一届开始,每届学生以三个月至半年时间,获得中国政府许可证,数人结成一组,或乘车坐船,或骑马徒步,所谓“沐雨栉风”、“风餐露宿”,足迹遍及中国城乡,有的调查组直接目睹中国近现代的大事变:如辛亥武昌起义,辛亥四川反正,革命军处决端方,北洋军阀混战,二次革命间的江浙战争,上海攻防战,“五四运动”后全国范围的反日浪潮,1928年的“济南事变”等等,并都留下了观察记录。

东亚同文书院的旅行调查,在每期调查实施前,都由专业教师拟定调查题目,指导学生进行调查方面的理论、方法及相关专业学习,尤其是接受调查方法指导,然后编成旅行队出发,如第6期生的晋蒙队,第9期生的鄂川队,第10期生的香港北海队,第13期生的山东、辽吉队等等。旅行调查的总方针,是院长根津一制订的,而具体提案则由担任经济、商科的根岸信教授制订。根岸信认为,资金不足的日本,为了与西洋竞争,必须通晓中国商业实情,因而要进行实地调查。

东亚同文书院学生调查的内容,涉及中国各地经济状况、经商习惯、地理形势、民情风俗、多样方言、农村实态、地方行政组织。具体调查项目包括:地理(沿途形势、气候、都市、人情风俗、交通运输、税关)、经济(经济单位、资本家、劳动者、田园及住宅、农业、畜牧业、林业、矿业、工业、物价、生活水平、外人企业及势力)、商业(贸易状况、商贾、公会、度量衡、货币、金融、商品、商业惯例)、政治(现在政情及过去政情)。记述方式除文字外,还有图表、素描速写、照片等等。这些见闻材料,又由学生整理成“调查旅行报告书”,作为毕业论文,并开展宣讲报告活动。对调查报告的要求是:严守实证态度,一,写真实的事;二,不要空理论;三,不准剽窃他人;四,出处不明的暧昧东西算零分。

20世纪上半叶的四十余年间(1901-1945),东亚同文书院、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的学生五千余人先后参与中国调查,旅行线路700条,遍及除西藏以外的中国所有省区,每一届学生的调查线路便如蛛网般分布于中国南北东西,有的还涉足

东南亚和俄国西伯利亚及远东。调查旅行历时最长的一次，是2期生林出贤次郎1905年的新疆调查旅行，共274天，跋涉天山北路，直抵中俄边境伊犁。

爱知大学文学部藤田佳久教授将东亚同文书院的中国旅行分为1901年至1905年的“肇始期”（此间主要有山东方面旅行和武汉方面旅行），1906年至1919年的“扩大期”（其标志是日本外务省自1907年起对调查旅行提供补助金，调查旅行扩及中国各省区），1920年至1930年的“圆熟期”（调查活动专业化、细密化，调查材料的整理颇见成效，最突出者为1921年出齐的18卷本《支那省别全志》，以及马场锹太郎陆续出版的《支那经济地理志》、《支那主要商品志》等），1931年至1937年的“制约期”（“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不再支持东亚同文书院的中国调查，其调查活动限制在日军占领区）。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东亚同文书院上海虹桥校舍被战火烧毁，书院一度撤至日本长崎，日军占领上海后，书院又返回上海。1937年至1945年的书院的中国调查因战争而大受影响，故藤田佳久教授没有为这一阶段给定名称。而就笔者从文献材料所见和对目前尚健在的同文书院大学后期校友采访得知，此间的中国调查旅行时断时续，但大体保持到1945年8月，其地域当然限于日军占领区，如44期生（1943年入学）土门义男于1998年5月9日对笔者说，他于1945年初夏参加的调查旅行，线路是上海-青岛-热河-东北；36期生春名和雄于1999年7月12日告诉笔者，他所参加的旅行组于1939年到江苏南通作社会调查，住在日军营房，并为日军作临时翻译。40期生贺来扬子郎、42期生小崎昌业同日说，他们所在的两届因战争的缘故，旅行调查开展的很不正规。45期生松山昭治1998年5月9日说，他1944年春，入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就读，只在1945年夏初为高年级同学旅行调查出发送行，自己这一届未及作旅行调查，可见1937年至1945年的调查旅行并未中止，而又受到战争的巨大影响，故笔者建议将这一阶段称之为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的“严重制约期”。

五

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文献，约略可以分：

（一）同文书院第10期至第29期各届学生的“调查旅行报告书”复写件，16开和纸本，以日文草书写就，共707册，现存爱知大学丰桥校舍图书馆。我于1998年到爱知大学任教后，对其作了较详细的查阅。另据房建昌先生在《档案与史学》1998年第五期发表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学）档案的发现及价值》一文披露，东亚同文书院及东亚同文书院大学1936-1943年的旅行日志、调查报告现仍完整保存于北京图书馆。爱知大学丰桥校舍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相关馆藏，大体反映了东亚同文书院及东亚同文书院大学1901-1945年间中国旅行调查原始文献的全貌。

笔者在爱知大学图书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查阅东亚同文书院学生所写“支那调查报告书”，发现每份调查报告书都有特定地域和特定专题，如第二十三期生的《南支港势调查》，其中关于香港的调查尤详；第二十七期生天野治邦的《青岛港贸易概况》，占有数据颇丰；山东省调查班田所善良的《山东省的物产出租及输出状况》细节甚详；第三十一期生关于湖北、湖南的市镇调查，尤其是关于汉口、长沙的调查都颇多第一手访问材料。

“七七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活动限制在日军侵占区。调查报告仍显示出专业性，但不少与日本侵华战争需要直接相关。如昭和

十四年度(1939)的《东亚同文书院大学东亚调查报告书》所选类别有：一，地理调查，含《岳阳城人口调查报告》、《蒙疆自动车交通状况》；二，经济调查，含《货币金融状况》、《广东的货币金融状况》、《汉口的外人权益》、《广州市对第三国权益的特异性》；三，商业调查，含《安徽省物产出入状况》等；四，资源商品调查，含《汉口市场的猪毛》、《事变下对于北中国棉花生产的需要》；五，社会调查，含《华中支那人的对日感情》、《山西人的对日感情》、《香港支那人的对日感情》等；六，特别调查，含《香港华侨概况》、《法领印度支那人的对日感情》、《事变下的华侨动向》等。

(二)从旅行日志整理而成的年度旅行志。东亚同文书院及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历届学生的中国旅行报告均汇集编印为《大旅行志》，每年刊行，第七届以后，每年的旅行记以单行本出版(个别年份缺)，卷首邀请中国政要名流(孙中山、康有为、黎元洪、段祺瑞、汤化龙、张国淦等)题词，孙中山为第14期生旅行志题词“壮游”，黎元洪为第11期生、第13期生旅行志题词分别为“游于艺”、“书同文”，段祺瑞为第14期生旅行志题词为“作述之林”，时为教育总长的汤化龙为第12期生旅行志题词为“发皇耳目，开拓心胸”。

笔者在爱知大学图书馆所见最早的同文书院学生旅行日记抄件，是第二期生，河南湖广线路队石川仁平的旅行日记，时间在明治四十一年(1908)七月六日至十月二十八日。第3期生至第5期生旅行日记抄件不少。第6期生的旅行志以《禹域鸿爪》之总名在学友会会报连载，以后诸期生的旅行志出版单行本。战后，同文书院校友又续编当年旅行记，如昭和45年(1970年)出版《续千山万里》，昭和55年(1980年)出版《续风啊吹呀吹》，昭和59年(1980年)出版《续靖亚行》。

(三)在原始调查材料基础上加工整理而成的丛书、志书和专著。如以第一期生的调查报告为素材，编写的《清国商业惯习及金融事情》，出版后获得好评。以后的东亚同文书院历届学生对中国的“卷地毯式调查材料，均交给东亚同文会东京总部的调查编纂部，由其整理编成专书，如《支那经济全书》12卷(1907年至1908年出版)，从事这项调查的学生总数约二百余人，原稿在两万页以上，可见工程之浩大；《支那省别全志》18卷(1917年至1920年出版)，“包含广东、广西、云南、山东、甘肃(附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江苏、贵州、山西、直隶等省，惟所谓‘满蒙’则除外。这是1907年至1918年之间，由东亚同文书院毕业班学生，有计划的派往中国各省区，从事实地调查，而将调查所得资料编辑而成。举凡政治、社会、经济、地理等，均有详尽之记述，汇为一书。”(《中国省别全志卷头语》，《支那省别全志》，大正六年六月发行)后来又加增修，出版《新修支那省别全志》19卷(1941年至1946年出版)。

东亚同文书院的教授撰写的一些著作，如马场锹太郎的《支那经济地理志》、《支那主要商品志》，根岸侘的《清国商业综览》，都广为利用学生的旅行调查材料。此外，东亚同文会调查编纂部的《支那开港场志》等书，也大量采用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报告。

近年来，日本方面继续整理出版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材料，主要有：藤田佳久编著的《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旅行记录》(第1-3卷，爱知大学刊)，谷光隆编《东亚同文书院大运河调查报告书》(爱知大学刊)，沪友会编辑委员会出版的《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大陆大旅行秘话》，新人物往来社1991年出版的《上海

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因为这些旅行日记偏于感性体验，保留了丰富的历史性场景描述，从外国观察者的角度反应出中国国内形势的变迁，这就具备了特殊的历史学、社会学的价值。

六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是日本帝国主义急剧发展时期，而东亚同文书院(1901-1945)及其前身汉口乐善堂(1886-1890)、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1890-1894)正处在这个大的历史时期，且其主持者与日本政府、军界有着密切联系，整个办学方针深受日本“大陆政策”影响，东亚同文书院的中国旅行调查活动也必然打上“大陆政策”烙印。然而，东亚同文书院的中国旅行调查是在近代实证科学指导下开展的大规模、长时期的调查活动，其所运用的调查方法值得借鉴，所积累的调查材料，提供了研究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经济、政治、文教、社会的丰富资料，其中有些是对当时中国官方零散资料的集中和整理，有些是第一手的社会调查材料。

1941年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这里对“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的估量大体符合实际。当然，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的一些部门，如地震局，曾组织力量作专题社会调查，并留下一批宝贵资料。一些社会学者如费孝通、李景汉等也作过高水平的社会调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至今闪耀光辉；然而，就整体而言，由于当时中国积贫积弱，战乱频仍，不可能作大规模、长时段的系统社会调查。而东亚同文书院的旅行调查具有延续时间长、覆盖面广、专业分工细致、原始材料保存完整等特点，恰可弥补清末民初中国国内社会调查之不足。当然，为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材料产生的特殊背景，今天在使用时必须作历史主义的辨析，如关于各地中国人的“对日感情”的调查，便有许多美化日本侵华的内容，这是理应加以剔除的。

对其直接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政策服务的方面，更应当加以严正的批判。与此同时，东亚同文书院的旅行调查运用的较严格的实证科学方法可供参考，所积累的丰富材料，具有史料价值，我们应予以重视，善加利用。对于以上两个侧面，不宜混淆。

与东亚同文书院的情况相类似，而且更有甚者，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也是日本侵华政策的产物，但是，满铁调查部所作的中国社会调查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历来备受重视，为世界各国学者研究现代中国时所利用。与此同类，斯坦因是西方人掠夺敦煌文物的急先锋，对于斯坦因的这类行径应予谴责，然而，斯坦因关于敦煌学及中国西北史地的资料发掘及研究工作，又被学术界所注目，其著作流行世界，在中国也被一再翻译出版。与此同理，我们对东亚同文书院的中国调查，也应当持分析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国内近期出版的有关东亚同文书院的学术著作：《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近代日本人禹域踏查书系 冯天瑜主编)，[日]沪友会编，杨华等译，商务印书馆，《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研究》，薄井由著，上海书店出版社)

资料来源：《世纪书窗》

警有用心的“研究”

——看《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研究》

何民

写下这么严肃这么严重的一个话题，有点吓人；曾自问是否太过敏感、太苛求、太不外交太不绅士？要知道现在的学术家批评家尤其是高级别的专家，早已放弃这样指名道姓的直截了当的批评方式。然而，我不必也不想去宛转曲折，实在是因为这本书所讲所说很严肃很严重，必须还以同样的态度，才是对它的重视。更何况不是我们要挑起争端，而是这本书已经从内部向我们“挑战”了；故此本文重在“看”，摘示出来让大家看看，事实就是如此……

这本书，好奇怪！

《东亚同文书院 大旅行研究》（以下简称：《东亚同文书院》）是上海书店出版社在2001年1月出版发行的。我是在半年后纪念“八·一五”战胜日本法西斯五十六周年和“九·一八事变”七十周年的日子里，在国家图书馆的书架上看到它的。仔细阅读过后，我实在是感到惊讶！虽然我知道日本右翼思潮的书籍早已登陆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日本文库，可那毕竟是日本原版赠送交换的几本，属于国家间的正常文化学术交流。而这本日本人写的书，不用母语而用汉语，不是在日本而是在中国，由中国出版社为之出版，不是几本而是3000本！

据这本书介绍，作者薄井由是一位从16岁起就长期在我国留学，出书时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日本青年学者，这本书本来是她的学位论文。一位日本学者跑到中国来研究日本，来研究其大量历史资料早都收藏在日本，且1945年后就迁回日本的一所日本学校，不辞劳苦地又到回日本去收集资料，再回中国的大学来作文章，本身就是很少见很奇怪的事情。（中国人也曾跑到日本去研究敦煌，那是因为日本人弄去了许多中国的敦煌文献。）

《东亚同文书院》这本书的内容分为三部分：前言和引言部分、大旅行研究部分、对大旅行的评价部分。其中最令我们奇怪的是序、前言和引言以及评价部分。作者在表示了令我们不能苟同的观点、动机和目的之外，更像是夹带着私货，实在值得我们怀疑。

这样一本书选择在今年出版，大概还有东亚同文书院百年纪念的意思。它在这样一个敏感年份登陆中国，令人怀疑是从内部钻了我们的空子。

东亚同文书院是一所什么学校？

所谓东亚同文书院后来也称东亚同文学校，是日本上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开办的培养日本专门人才的日本学校，于1900年5月在中国南京成立（当时称南京同文书院）。同年8月迁移至上海，1901年8月改称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而解散。一个国家把自己的专业学校（不是中小学基础教育）开办到别国，本身就是世界上鲜有的历史现象，是世界强权政治的产物。更何况该校在四十多年里在华培养的四千九百多名日本学生，大多数进入日本外交界、新闻界、实业界和金融界（少数进入学术界）成为军国主义国家机器的专门人才；在战争期间，一些人还直接走上了侵略战场。

东亚同文书院的创始人荒尾精，是日本最早的侵华间谍机关汉口“乐善堂”

的创始人，是日本侵华间谍的鼻祖，由他一手在上海建立的日清贸易研究所是日本最早的侵华经济情报机关和间谍学校。

东亚同文书院的第一任院长根津一，是乐善堂的老牌间谍、日清贸易研究所的首任所长，直接参加了甲午战争的策划并参战。以他为首的几乎全部日清研究所的人员都走上了侵华战争的战场。就是这样一位侵华元凶充任同文书院的首任院长时，在“兴学要旨”中把中国列为日本的保护国。根津一从担任日清贸易研究所所长到同文书院院长，前后长达三十年。

从公开的表现看，东亚同文学校在校内的教育方式与别的任何学校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唯其校外的教育方式即“大旅行”——长期组织每届学生在中国各地“大旅行”，走遍中国深入腹地，并撰写调查报告，是其最大的特点，在世界教育史上也独具特色。历年大旅行所积累形成的对中国各地情况的调查报告——“大旅行报告书”，成为该校一项遗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资料无疑会成为日中两国都会重视的宝贵历史文献。“大旅行研究”的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课题，如果从纯学术出发，本无可非议。关键是要看是不是尊重事实，抱着什么动机和目的，以及作出什么样的结论。

东亚同文学校在中国存在了很长时间，但是现在中国许多人并不知道。这种情况说明，我们的舆论长期以来并没有把它认定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直接的侵略工具。虽然如此，鉴于东亚同文书院建立的背景和长期为日本侵略政策服务，尤其创始人和大量毕业生直接参与了侵华活动，甚至在几次侵华战争中直接走上战场的事实，无论到何时，也不应当给它多高的评价。

虽然“大旅行报告书”很重要，但毕竟只是东亚同文书院历史的一角，对于判断其性质来说没有什么重大的不可解之谜；虽然它的资料很宝贵，但如果抱着为东亚同文书院恢复名誉的目的去研究，恐怕只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大旅行研究》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

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昭然若揭，因为这本书已经讲得很清楚，请看最后的“结语·对大旅行的评价”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改变了一切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如上所说的看法就成了日本学术界的主流，不但同文书院，就连他们的成绩，如出版过的书籍都一下子变得无人理睬了。然而评价一个事情、事物，必须要考虑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东亚同文书院四十多年不间断地举行大旅行。……而且他们还能把这些旅行的成果——调查报告书汇集后出版了《支那经济全书》、《支那省别全志》等不少书籍……受到有关单位、部门、公司、学者的称赞和高度评价。……去大旅行最主要的目的绝不是侦察对自己国家有利的事物，也不是完成调查项目，而是年轻人特有的浪漫，对于大陆、历史、冒险、艰难的憧憬。

实际上，调查报告书每年一本都交给参谋本部和外务省，也有可能军事上被利用，但我已经阅读了目前我所能看到的有关东亚同文书院的全部材料，并采访了几位毕业生。我确信东亚同文书院是很纯粹的教育机关……也正因为书院的影响力大，经过战争发生、结束等世态变化，最后成为众矢之的。如果有人说东亚同文书院是个培养奸细的日军走狗似的机关，那么可以说当时在日本没有正当的教育机关存在。被批判的不是被日军利用了学校，而应是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国家。

现在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的功绩已被埋在批判之中，我感到非常遗憾。再过几年就到二十一世纪了，我们可以更公平地、更正确地、更客观地重新

评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及大旅行成果的集大成调查报告书等史料。

不难看出作者写作本书的动机和目的，一是认为东亚同文书院被说成“是个培养奸细的日军走狗似的机关”，因此“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的功绩已被埋在批判之中”；二是要“更公平地、更正确地、更客观地重新评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及大旅行成果的集大成调查报告书等史料。”

且不说上述文字的自相矛盾和逻辑混乱，因为篇幅有限，这里只想提醒此书作者：你阅读研究了收藏在日本的大量的大旅行报告书，你该知道其中1939年那本是叫《靖亚行》吧？作为历史学者你该知道，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语”是什么？你该知道战时日本“一亿人的昭和”、“一亿人的玉碎”这样的国家口号以及“大东亚共荣圈”这样的国家目标？在军国主义的国家机器控制下，许多学者、作家、记者被驱赶上侵略中国的战场，当时日本有几个文人不是为大东亚圣战摇旗呐喊？甚至家庭妇女人人去缝“千人针”，中小學生都要进行军国主义的“裸体操运动”，何有“纯粹的教育机关”，何为“正当的教育机关”？

是“大旅行研究”，还是推销右翼思潮？

《东亚同文书院》挂名为大旅行研究，但在“引言”和“东亚同文书院的建立”部分里，离开大旅行研究说了很多，更像是夹带的私货；抛开历史的定评，“乐善堂”、荒尾精、根津一等等，都被她改变了味儿：

……1878年，在上海英国租界，岸田吟香开设了乐善堂分店，贩卖“精水”（硫酸锌）眼药水……真正目的是所谓“中日经济提携”和“开发中国”。为了“振兴中日贸易”，在《横滨新报》上介绍上海经济情况，其中曾将有关中日贸易等方面的详细资料提交给日本政府。……出于对日本及亚洲未来的忧虑，痛感“中日提携”的必要，于是决定尽快培养人才，培养、帮助“胸怀大志”到大陆的年轻人。

荒尾精是明治维新以后开拓新的中日关系的先驱者……到上海后不久便认识了岸田吟香，并在其全力支持下，在汉口开设了乐善堂分店，表面上是贩卖眼药、书籍及生活用品的商店，实际任务是调查中国国情，这个店从中国官府获得了大量情报，后来从中国各地聚集了三十多个日本人，以荒尾为盟主，从事有组织的调查活动。1888年汉口乐善堂的堂员们一起制定了下面几个活动方针：

第一，为对付俄罗斯利用西伯利亚铁道将其势力扩张到中国东北，而谋求防卫对策。第二，清朝已腐败，以我国为敌国，不理解“共同防卫”的大义。我们需要帮助汉民族及其革命运动，在以后的十年中断然进行中国改造，实现“中日提携”。第三，为了培养人才，在上海设立学校。第四，为了防卫俄罗斯东侵，派遣浦敬一敦促伊犁将军刘锦棠发兵。

1889年，荒尾回国以后……写了长篇报告，向参谋本部提供了中国的详细情况。……最后具体提出了对清贸易振兴方案，主张设立“日清贸易商会。”

1890年荒尾精在上海设立了日清贸易研究所……根津一也热情协作。根津一，……1879年考入陆军炮兵科。后来认识荒尾精，两个人马上意气相投成了终身朋友。……1892年他编纂发行了《清国通商总览》，提高了研究所的声望。

作为历史学者，作者的上述文字，显然回避或遮掩了汉口乐善堂、荒尾精和根津一的严重的侵华间谍事实，等于拒绝了公认的历史评价。这里提醒一句：在日本所谓“指控为战犯”说法，也常常是玩弄语言文字游戏。作者显然“忘记了”近卫笃磨有一次广岛演说谈到了东亚同文会的宗旨：“日本人（与中国人）在同

种之外，又系同文之民，且同奉孔孟之教，所以在双方交情之间，颇多便利，远非其他人种所可企及。固然，目前的中国，英则以长江一带为势力区域；德则据有胶州湾；俄略北清；法则谋据南清。但叶落归根，中国内部事业，必仍归同文同种的日本人之手，理极显见。……这就是东亚同文会所以要……在邦人之中，造就‘支那通’而作为第一着手的事业的原因啊。”

看过以上文字，有理由认为《东亚同文书院》的作者并非无知，而是明知而故犯，是借机在中国公开散布以否认侵略否认战争罪犯为特点的典型的右翼思潮。

《东亚同文书院》具有极大的伪装性和欺骗性

与某些宣传日本军国主义右翼思潮的书籍软件偷渡中国不同，《东亚同文书院》登陆中国是公开的合法的，因此，读者容易接受这种错误的导向，错以为它的内容经过了审查是正确的，糊里糊涂地接受里面暗藏的私货。

此外，一位中国学者为《东亚同文书院》所作的“前言”也实在令人莫名其妙：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沐浴欧风美雨，迅速崛起，成为亚洲第一强国，甲午一役，老大中华被打得头破血流，脸面丢尽。此时日本一些人士认为中日同是亚洲国家，应该互相提携，共同对抗欧美。为了与中国真正合作，培养熟悉了解中国的青年一代，日本必须将大学办到中国来，只有让日本学生在中国学习，才能更好理解中国。这一想法的背后目的是什么，还应深入进行研究……

这就不免要令人怀疑，办这样的学校，到底抱着什么目的？如果不是间谍学校，如果不是中国正处于弱国的地位、有可能让这样一所学校办在自己的国土上吗？因此就一般人看来，东亚同文书院只能是怀有不可告人目的的一所大学。但是要完全解决这个问题用一篇硕士论文是不够的，必须有更专门更深入的研究……

要想研究东亚同文书院，恐怕不是一篇硕士论文所能完成的，即使是研究大旅行的详细情况也不是一篇硕士论文所能胜任的。……因为它在中日关系史上一个不能不说是重要的文化现象，……这种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更尤其是要对其下断语，这种深入细致的研究就更加必须。一切结论应该产生在它的结尾，而不是它的先头……

这位学者正是此书作者的导师，看得出这本书的选题和研究方向就是他指导出来的。这位先生最后还郑重其事地引用“一切结论应该产生在它的结尾，而不是它的先头”的名言，大概自以为说得很聪明，却浑然不觉其实已有先入之见；他或许都没有感觉到已经被这位学生打了一记耳光，因为这位学生的结论还没等研究完毕就已经先作出来了。请问：这一记能够打醒你吗？

关于这本以一个外国历史学者的身份，打出学术研究的招牌的书的伪装性和欺骗性，应当引起我们的警觉！资料来源：《博览群书》

滿鐵中央實驗所研究之謎

葛运福 周宏

81岁老人曾在“满铁”中央实验所当清洁工，目睹日本人做实验、烧资料，他心中有个谜团，“他们到底在研究什么？”

半个世纪前，李福锡看到了惊人一幕，他一直把这一幕当成谜团藏在心里。近日，他终于把自己的谜团公之于众。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为其破解谜团。

81岁老人藏谜团

“满铁”中央实验所到底都研究什么？

81岁的李福锡老人目前住在西岗区新船巷11号楼，老家在辽宁省盖县，14岁时，他为躲避“伪满洲国”抓壮丁，就到大连投奔叔叔。叔叔把他送到“满铁”中央实验所当清洁工。李福锡回忆说，“满铁”中央实验所是一栋红砖楼，位于现在的西岗区一二九街附近。当时他看到实验所里有三四百名穿着白大褂的日本实验员，“像医院的大夫一样”，每个房间里都有许多试管和做实验的玻璃瓶子。

实验所有4个锅炉，每天工人都将锅炉烧热，热气通过管道被输送到实验室里。“冬季里有一个锅炉用来取暖，其他三个锅炉用来做实验。”实验人员还用苞米制成了高浓度的酒精，他亲眼看到工作人员把这种酒精装进大瓶子，再把大瓶子装车向外运。

1945年8月14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前一天上午，李福锡看到日本人用麻袋装档案和资料，送到锅炉房焚烧。“一共运了五六车，估计有近一吨重！”

日本人销毁资料和档案非常匆忙，有的纸张就散落下来。当时李福锡就捡起来看，都是一些日文。“这上面的字蓝汪汪的，有的是图纸。”“他们到底在研究什么呢？”大连解放后，李福锡来到大连房产部门工作，一直到退休，他的眼前一直常常出现日本人仓促销毁资料的镜头。

史志专家破解谜团

“满铁”中央实验所为日军实验场所，实验包括解剖活人。

原大连史志办主任、大连史志专家单文俊先生，证实李福锡老人所说的地方确为日军一个实验所。大连解放后，当时接收该实验所的中方人员还曾在这栋楼的地下室里发现大量做实验用的老鼠笼子！当时在实验所工作的一位老工人还说，他曾在家里困难时偷吃过这里准备做实验的老鼠。

1995年，曾任日本关东军驻大连宪兵队曹长的三尾丰来到大连谢罪。三尾丰曾参与破获“沈德龙电台”，并特别押送“大连黑石礁事件”中的沈德龙、王跃轩等4个抗日人士到哈尔滨“731”部队进行活体解剖。

三尾丰战后一直在日本各地进行认罪讲演，讲述他如何将抓到的中国抗日人士送往“731”部队接受人体解剖。他的讲演由支持他的市民团体整理成《认罪之旅：七三一部队与三尾丰的记录》。

三尾丰透露，当时，日军曾在西一二九街的“满铁”中央实验所的地下室用中国活人做细菌实验，其中包括最残忍的解剖活人。资料来源：半岛晨报

《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研究》简介



(日本)薄井由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年 32开 242页

内容简介:大旅行不但对于中国来说是一项新鲜事,就是对于世界上的其他大学来说,也不平常。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的大旅行,从时间上说,历时二至三个月,从地域上说,跨三四个省区。每期学生分成几个组,每个组选定一条路线,并拟定旅行时准备调查的事项。数十年下来,调查范围无所不包,覆盖面遍及中国全国,旅行最远处西北到达新疆,东南及于沿海。调查的内容涉及面很广,从地方政府的施政范围到一般农民的生活习俗,从钱庄的汇兑方式到穴居的具体形态,事无巨细,只要有特点的东西,一律认真记述在旅行日记里,并以这些日记为基础,写出每一期(一个学生从入学到毕业为一期)一册的旅行报告。

作者简介:薄井由,1968年出生于日本长野县。自小就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感兴趣。十七岁时,独自一个来到中国旅行,从此便与中国分离不开了。高中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学院学习中文,于1991年获文学学士学位。1994年进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师从周振鹤教授,攻读中国历史文化地理,并从事中日文化交流的研究。于1998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继续从事近现代中日文化交流的研究。

目录

前言
 引言 东亚同文书院概述
 东亚同文书院的建立
 东亚同文书院至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的发展过程及其结局
 学校特点
 对同文书院及其学生的评价
 第一章 大旅行概述
 缘起
 旅行过程
 调查内容
 大旅行发展过程与结局
 大旅行的成果
 第二章 个案举例(调查报告书部分)
 四川省的鸦片
 福建的海外移民
 中国南方边境地区民俗习惯及居民的习性特点
 关于陕西省的民族文化调查报告的前后期内容差异
 中国西北地区的伊斯兰教
 抗日战争时期香港、印度支那民众对日本及日本人的态度
 第三章 采访毕业生记录
 第31期学生由井文人先生
 第40期学生野上正先生
 第46期学生丸山文彦先生
 词汇注释
 第四章 大旅行学生日志部分
 部分日志翻译
 据学生日志探讨两方面的问题
 第五章 对大旅行的评价
 日本方面的评价
 外国人的评价
 总结
 参考文献
 后记

许勇 摘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简介

	<p>目录</p> <p>中文版前言</p> <p>序一</p> <p>序二</p> <p>解题</p> <p>晋蒙队旅行记</p> <p>入蜀纪行</p> <p>从香港到北海</p> <p>笛声三万里</p> <p>滇云蜀水</p> <p>青海行</p> <p>由朔北到中原</p> <p>中国北方纪行</p> <p>阿穆尔河流域</p> <p>编后记</p>
<p>(日)沪友会编 杨华等译 近代日本人禹域踏查书系 冯天瑜主编 商务印书馆 2000年 32开 472页</p>	
<p>内容简介: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在 1901 年创立的以进行“中国学”研究为专务的高等学府。而其办学的一大特色，即是组织历届学生对中国进行的长达四十余年实地调查。在 1901-1945 年间，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五千余人先后参与调查，旅行线路 700 余条，遍及除西藏以外的中国所有省区，内容涉及地理、工业、商业、社会、经济、政治等多方面，成果除了作为毕业论文的调查报告书，还有各旅行小组的纪行《大旅行志》中精选出来的数篇文章组成。内容富于感性、引人入胜。从异国人的视解展示了近代中国小澜诡谲的社会场景。</p>	

许勇 摘